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静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自由飞翔的地方。以此为一套原创性学术丛书命名，意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倡扬一种学术沉潜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有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期许。记得唐钱先生《述怀》诗中有云：“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酌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这种意境，于今虽然难得，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它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述诸的心灵中才会有一丝字灯高高挂起……

—— 编辑人语

祝兆炬 / 著

越中人文精神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YUEZHONG RENWEN
JINGSHEN YANJIU

灯下学术文丛

海晏人谈

越中人文精神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中人文精神研究/祝兆炬.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80742-027-8

I. 越.. II. 祝... III. 文化史—研究—绍兴市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316 号

书 名:越中人文精神研究

作 者:祝兆炬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5 万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20 元

ISBN 7-80742-027-8/I · 26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越中内地,秦山耸翠,耶溪潇洒。河水清澈见底,小路狭长无尽。一程一座拱形的石桥,一程几株歪斜的老松,乌篷船繁忙,穿梭来往于水道;黄鹂悠闲,得意鸣叫于疏林,传达出闲淡静谧的情调,渲染着旷远空灵的氛围。绍兴市区,石头城的侠骨,鉴湖水的柔肠,加上大禹陵、五圣堂、越王台的光芒,青藤书屋、陆游沈园、鲁迅故居的辉煌,特别是大禹立像手持耒耨的遗风,五圣泥塑刺杀吴王的雄姿,勾践画像非我莫属的气势,都传达着一种浓郁的历史信息。而正是它们凝聚成了一个幽灵,飘荡在越中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码头商场、讲坛书案。它,就是越中的人文精神。

什么是越中人文精神?

对此,越中英勇儿女虽然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作过完整、系统的表述,却以自己非凡的事迹作了深刻的阐发:越中人文精神是以自我实现的国魂为主体,以忠诚的祖魂、义烈的民魂为两翼的思想。本书据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从而廓清了越文化研究的道路。这是本书理论建树方面的主要亮点。当然,本书亮点绝不止于此,还有:

揭示了越地、越人的特色,即越地汹涌流淌着自我实现的人心主流。

发掘了绍兴之所以是“名士乡”的决定性因素,即越地自我实现的人心主流在滋生期培养了越人的士志,定型期赋予

了越人以士气,蔓延期令越人积极奔走于“士途”,进发期哺育了越中一个个士林。

纠正了长期以来指勾践精神为复仇精神的错误倾向,认为勾践精神就是自我实现精神。

阐释了越文化的种种负面因素,诸如小巧格局、“精神胜利法”之类,对绍兴的台门文化、廊棚文化、弄堂文化,甚至于堕民文化、乞丐文化都作了批判性的揭露。

本书的种种理论亮点,足可推翻现行的越文化研究的部分传统理念。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寿永明教授的指导,出版得益于朱文斌博士的商洽联络,经费得益于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的资助,资料得益于任桂全总纂的《绍兴市志》,成书得益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张国功先生的编辑,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内容涉及对远古越族先民的人文研究,资料不足的弊端肯定存在,尤其是作者理论素质不高,书中定有偏颇,敬请读者指教。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越中人文精神形成的基础:越族先民的意识系统	(1)
一、集体潜意识:积累了一部“山海经”	(2)
二、集体显意识:两位神圣的祖先	(13)
三、族群个性: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29)
四、综述:越中人文精神与越人的社会人格	(32)
第二章 越中人文精神的形成:大越之魂的产生	(36)
一、原始悲情:酿就了献身成仁的大越祖魂	(38)
二、吴王绝命一声喊:喊醒了义烈的大越民魂	(44)
三、强邻句吴的逼迫:逼出了大越自我实现的国魂	(52)
四、综述:一分为三的越中人文精神	(84)
第三章 越中人文精神的特殊影响:自我实现促成了“名士乡”	(88)
一、滋生期的心流:赋予越人以士志	(91)
二、定型期的心流:赋予越人以士气	(94)
三、蔓延期的心流:指引越人奔走于“士途”	(99)
四、迸发期的心流:哺育了越地一个个士林	(103)

第四章	越中人文精神的普遍影响:越魂向各领域的 演进	(118)
	一、魂贯名守一条线:治水	(118)
	二、魂化越中两个苑:理学、文艺	(126)
	三、魂辟越中三种文化教育资源:书院、书楼、 学堂	(148)
	四、魂育越中四个斗士团:革命、殉国、御外、 反腐	(152)
	五、魂进越中五个乡:酒乡、瓷乡、织乡、茶乡、 镜乡	(158)
第五章	越中人文精神弱化的外在原因:越魂受其他 文化冲击	(168)
	一、秦皇汉武的专制文化,消融了越地自我实 现的人心主流	(168)
	二、八千子弟绝命乌江,令越中盛行巫祝文化、 神仙之术	(169)
	三、马臻功成被杀,令越中的名守文化弃事功而 求清高	(171)
	四、始于东晋的越中清谈文化,冷漠了越魂 的演进	(173)
	五、南宋越中的奸商文化、幕僚文化,阻碍了越 魂的演进	(174)
第六章	越中人文精神弱化的内在因素:越地、越人	(177)
	一、越人的基本格局	(178)
	二、越人的三大人文矛盾	(195)
	三、越人解决人文矛盾的三种方法	(216)
	结语:论题的现实意义	(230)

第一章 越中人文精神形成的基础： 越族先民的意识系统

河姆渡的文化，仙人山的遗址，旧绍兴府属地多处出土的大量 的镞、刀、凿、钺、砺等石器，无不证明着这样一个史实：远在石器时代，就有一个部族在今天的绍兴至宁波一带沿海区域生息繁衍着。这个部族发展到距今四千年左右，便以自己的生活区域作为基地，定邦立国，并将自己命名为于越、大越。

于越，在华夏氏族之林中，春秋时，还排在最弱小落后的一列；一到战国，她却一跃成为最辉煌耀眼的一支。她凭借二十年的生聚教训，不但实现了灭吴兴国的理想，而且升级成为了全国的霸主：国君勾践剑到之处，秦王怖惧，诸侯臣服；越国大兵横行江淮，左冲右突，天下无敌。战国史上这一缕惊心动魄的光亮，曾照亮过华夏千秋万代前进的道路。直到今天，她闪射出来的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光芒，仍是中华文明最为亮丽的一种。大越的丰功、勾践的伟绩，引导着我们去追溯这历史光亮的源头，即于越部族手握历史杠杆撬动历史前进时所具有的独异的集体心理素质，从而揭示越中人文精神形成之基础。

为此，我们不得不去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于越氏族的一切活动以及因此造就的集体潜（无）意识、集体显意识及族群

个性。

一、集体潜意识：积累了一部“山海经”

研究越族先民史的种种成果表明，于越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长期居住在沿海宁绍平原上的他们，在大约六七千年前，因遭受到海侵灾难，不得不离开家园，迁徙到了会稽、四明山地，并且在山地上一住就是三千年。我们要研究的是：越族祖先迁移到山地前即“平原时代”已经形成的文明和搬迁到山地后即“山地时代”所具有的精神，借此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于越先民身上的潜意识，即心理经验体系。

1. 于越先民的海洋文明

中国文化学的研究，尽管材料错综杂乱，观点纷呈，但通过长期的争鸣，今天，终于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意见，认为构成中华文明的主要板块有二：一是中原腹地的农业—官僚文化，二是东南沿海的海洋—工商文化，且后者开端于越族祖先在宁绍平原创造的河姆渡文化。学界认为：

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河姆渡古文化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①

^① 参见一百名历史学教授联名写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建议书》，载《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不难看出,越族先民的海洋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勇于冒险、敢于牺牲的精神;二是具有工商文化成分。

先来观照一下这海洋文明中的勇于冒险、敢于牺牲的精神。

古越人的敢于冒险、牺牲的素质,是艰难的生存环境促成的。生活在沿海的古越人本来就是“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的。到了河姆渡文化开端时期,虽然开发了农业,可以人工栽培水稻了,但他们当时的智慧还不能解决降低沿海土地的高碱度以利于水稻生长从而获得高产的问题,新兴的农业收入只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点缀,因此,还得靠下海捕鱼来维持整个民族的生计。河姆渡文化遗址存有的许多鲸鱼、鲨鱼骨骼说明,这样的以捕鱼为主的时代还相当漫长,一则因为骨骼有“许多”;二则因为将捕鱼的对象锁定为鲸、鲨两种,是古越人长期捕鱼为生的结果:近海区域的良性鱼类几乎被捕捉殆尽,逼得人们只好到深海大洋中去捕捉鲸、鲨这类烈性鱼了。

如果说栽培水稻需要古越人的体力、智力的话,那么,到深海捕鲸,到大洋捉鲨,就需要古越人的冒险、勇敢了:“轻舟渡海”已尽显人间惊险,且在惊涛骇浪中古越人搏斗的对象又是海中最为凶险的动物。鲸、鲨虽名之为鱼,凶险却赛狼似虎,即使人不招惹它们,它们也不时地要向人挑衅,鲸口吞船、鲨嘴伤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就是工具发达的今天,“下五洋捉鳖”仍被人们誉为最勇敢的举动,何况当时最先进的工具只是磨尖了的石器,渡海的“轻舟”也无非是一段木头罢了。但我们的古越人为了求得生存,勇往直前,到惊涛骇浪的大海深处捕鲸捉鲨。河姆渡文化遗址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当时

的英勇业绩。这“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身上凝聚着的是古越人的敢于冒险、不惜牺牲的精神：有“多少”鲸骸鲨骼，就意味着有千百倍于这“多少”的古越人葬身于大海、鱼腹！有“许多”鲸鲨骨头，就象征着有千百倍于这“许多”的为此丧命的古越人魂魄！我们不难想见他们当时出海捕鱼的前仆后继的英勇场景：前后左右的渔船被海浪击沉了，但退却等于饿死的残酷现实逼得其余木船继续前进，奋勇冒险；丧身于鲸嘴鲨齿的同伴鲜血染红了周围海面，活着的人们不但毫无惧色，反而更激起了刺鲸杀鲨的斗志；饥饿令他们绝不肯放弃面前将要到手的猎物，艰难的生存环境逼得他们不惜牺牲！“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场面轰轰烈烈。

残酷的海洋现实，铸就了古越人勇于冒险、敢于牺牲的精神。这种文明的因子流淌在一代一代越人的血液中，以至于到了勾践时代，“锐兵任死”成了“越之常性”。（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再来谈谈于越先民海洋文明中的工商文化。

时代发展到河姆渡文化末期，即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古越氏族社会的物质文明已经具有一定的高度了。据任桂全总纂的《绍兴市志》记载：

约前五十年初，大越境内已能建筑干栏式房屋，梁柱间榫卯结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生产工具有伐木石斧、石凿、农耕骨耜和狩猎骨镞等。陶器为黑陶，造型简单，主要有釜、钵、罐、盒、盘等，有类似鼎足活动支座。在陶器、骨器上，已广泛应用绳纹、弦纹、鸟纹、蝶纹和刻画

动物植物形象的花纹。陶塑艺术品有陶猪、陶狗、陶羊、陶鱼、陶蚕等。创造了骨哨等音响器具。广泛种植水稻，农业已是当时主要经济部门，狩猎和捕鱼也占有一定地位，还饲养猪、狗和水牛等家畜。普遍使用木船，船有木桨。发明了养蚕织丝技术，有陶质、木质纺轮。^①

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的古越氏族社会中，分工已经出现。劳动多样化了，劳动成果多样化了，工商文化氛围就慢慢地形成了：农场、牧场、养蚕场、陶制工场、纺织工场、狩猎队、捕鱼队，作为劳动的多种场所、部门在当时肯定已经出现；作为劳动成果的稻米、陶器、衣物、鱼肉等，在氏族社会的内外肯定在作为“实体”相互交换着。古越人在长期的具有工业特点的工场劳动中，在长期的具有商业意味的“实体交换”中，渐渐地滋生出工商业的细胞。

这一记载反映了古越人由工商细胞促成的创新素质。就拿陶制业为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在“实体交换”中走俏，首先在产品的种类上进行创新，陶器不仅有原始的釜、钵，还有时新的盘、盒，以适各人之需。其次在产品的用途上进行创新，给陶器加了个三足活动的支架，将很多陶器的用途由单纯的盛物器皿一下子扩展到火烧煮食的工具；支架的活动性，不仅意味着可拆可装以适不时之需的灵活性，还意味着一物多用性；支座的三足也大有讲究：它比两足稳固、坚实，比四足简洁、刚健，具有很高的功能性与审美性，以至于发展为后世

^① 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1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皇帝权力象征的鼎。再次,他们还给产品进行包装,饰纹有形象性的花纹,还有抽象性的弦纹,用以招徕顾客。显然,远在一六千年前的古越人对产品作出的创新思考,比之于今人也不逊色。

这一记载还反映了于越先民由工商业细胞促成的技术开发精神。养蚕织丝技术是古越人发明的。发明后,他们克服了不少氏族带有的“发明一样,丢掉一样”的惰性,而是孜孜矻矻,皓首穷经,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发明技术发展、壮大,且又代传辈接,继踵接武,发明了技术,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其他各行各业发展的地区经济特色。远古留存至今的会稽山脚的“九里桑园”,实在是古越人当时为开发蚕桑业所作努力的写照;今日位于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便是于越先民开端的、代传辈接的蚕桑业开发精神的结晶。又如制陶业技术开发,上引记载表明,古越人在开发出陶器种类的基础上,又开发了陶器的多种性能、多种用途,还开发了陶器装饰的种种图纹。到此似已开发尽了,但他们还不肯就此罢手,又将陶制品从日用领域开发到了艺术领域,陶塑艺术品有陶猪、陶狗、陶羊、陶鱼、陶蚕等。他们的子子孙孙,又在先人开创下的尽善尽美的制陶业的基础上开发了制瓷业。自古以来,会稽山下的窑火一直旺炽。发展到唐代,越瓷被列为全国之首,评家以“类玉”、“类冰”形其貌,以“春水”、“绿云”赞其美,以“云魄”、“月魂”示其神,因此欧美人称:得一越窑瓷片,平生之愿足矣!

上引记载的字里行间,还流露出由工商文化促成的古越人的率先发展的思想意识。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氏

族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倾轧时有发生,战争初露端倪。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古越人改善族人衣食住行条件,以增殖氏族人口、增强族人体质,实现率先发展,增强氏族综合实力。一间间干栏式房屋的建成,一方面使族人从寒冷、多风、潮湿的石室草棚搬进了温暖、避风、防潮的地板房,改善了住房条件;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生育环境,为大量繁殖氏族人口打下了基础。吃的,除了主食饭稻外,牧场的开发,狩猎队、捕鱼队的成立,使氏族成员能隔三差五地吃到鱼肉,有力地保证了族人的营养。至于穿的,从“九里桑园”反映出来的规模中,从纺织间里传出来的陶质、木质纺轮的嗡嗡声中,能想象到他们穿着的丰暖。说到行,当时普遍使用木船,且“船有桨”,人们已得到舟楫之利,大大减轻了劳动的负担。显然,工商文化促成了古越人率先发展的一系列行动,而一系列的率先发展行动,又推动了工商文化的发展,这两者是良性互动的。

可惜的是,这种良性互动没有多久,古越人遭到了海侵的灾难,他们不得不抛弃家园,向山地搬迁,去接受另一种文明——山地思维去了。

2. 于越先民的山地思维

据考证,约五六千年前,东南沿海自晚更新世以来的最后一次海侵发生了,为期三千年左右。海水涨到会稽山、四明山的山麓线,海平面一直扩展到距今绍兴市区四十里、位于会稽山腹部的山镇——平水。《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就是当时东南海侵时滔滔海浪袭向宁绍平原的实际情况。古越人不得不纷纷出走,其中

一支迁徙到了会稽、四明山地。

迁徙的受阻、环境的转变、劳动的辛勤、生存的艰难,迫使迁徙到了山地的古越人从思维的种类到思维的内容、思维的趋向、思维的品质作脱胎换骨的改变。

传说于越先民是以尸堆成山、血流成河的沉重代价迁徙到会稽、四明山地的。为进驻山地,古越人与山地土著人防风氏族的大战花去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进驻山地后,土著人的偷袭骚扰,于越先民的不时回击,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肉搏血战、刀光剑影中,古越人丢掉了平原文明赋予他们的“温良恭俭让”,补充进去的是山地思维的尚武好勇、踔厉敢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彻底刷新了思维趋向。这种尚武好勇的思维趋向还在当代的绍兴人中存在着。不少山民的家里,每个成年男子都备有一把长矛,平时齐刷刷地倒戳在楼板底下。一有突发矛盾,人们用不着召唤,会纷纷拿起长矛自动跑向祠堂集合,准备战斗。

搬迁到山地的古越人,生存环境不再是气候宜人、土地柔软肥沃、地形坦荡单一的平原,而变成了气候多变、土质坚硬瘠薄、林木遮天蔽日、毒蛇猛兽经常出没、地势高低不平的荒山野岭,舒坦的平原图景已不复存在。从用不着任何提防的平原到了似乎到处存有阴谋的山野,于越先民的认识活动不得不从单一、确定的平原思维转向复杂的、不确定的有机综合的整体的山地思维。在思维类型的转变过程中,于越先民大大地开发了智力,与平原时代相比,他们聪明多了。

土地上的于越先民,劳动失去了平原时代的舟楫之便。其劳动内容多为翻山越岭,肩挑背驮;劳动对象是坚硬瘠薄的

山地，浇一分汗水得一分收获，容不得人半点的偷懒。在山地贫困的煎熬下，古越人吃了上顿，就得马上准备下顿，手一停下来，就意味着要挨饿。在生存的严酷形势里，他们只得一切为活着而想，一切为劳作而想，他们的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地由平原时代的海阔天空、不切实际转为山地时代的崇尚实际、实事求是。

山地环境的险恶多变，导致劳动成果的不稳定。例如，于越先民为时短如一天半日的山地劳动成果，当天晚上就会被野兽破坏殆尽，第二天只得从头再干；为时长于一年半载的家园建设，刚要落成，会被山洪毁于一旦，只得重起炉灶。大至一项上规模的劳动展开，会因山体塌方之类的偶然事件，只好尽弃前功，重打锣鼓另开张；小至一根火炬的点燃，在强劲的山风中，点燃一次熄灭一次，只得一次次地点下去。古越人的劳动成果就是在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坚韧中获取的。山地时代真正是于越先民以坚韧顶天、以隐忍立地的时代，坚韧与隐忍成为了于越先民的意志特征。

环境的险恶，生存的艰难，决定了于越先民的山地生活由“劳动—生存—劳动—发展”四个层次组成，即要生存，就得去劳动；要发展，就得去劳动。劳动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直接起着支配作用。正是这种直接性，决定了他们思维品质方面的刚直。正是这种直接性，培养了他们卓苦勤劳的思想品质。也正是由于其卓苦勤劳和刚直，因此，他们对不合这种特性的所有获取，都视为可恶，嗤之以鼻。这就导致了他们思维方面的另一种品质：疾恶如仇。

三千年的山地生活是否真正培养了于越先民如上文所述

的山地思维呢？下面就以他们在山地上创作的大禹的传说为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神话是“真实的叙述”。马克思也持此观点，认为人是依据自己的认识水平来创造神话人物的。那么，于越先民赋予大禹怎样的思想因素，他们自身也具有怎样的思想因素。以下不妨考察一下大禹的思想因素：

治水方法由“堵”改变成“导”，说明大禹的思维类型已经由鲧的单一、确定性思维转变为复杂的、不确定性的有机综合思维；

论功行赏，说明他思维方式的崇实；

杀防风氏，表现他的尚武与疾恶；

十三年治水，揭示他的坚韧不拔；

三过家门而不入，赞扬他的克制性；

胼手胝足，歌颂他的卓苦勤劳。

大禹的这些思维因素，可以一一在上述的于越先民的山地思维中找到。可见，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山地思维创造了大禹这个人物。

3. 对于越先民“山海经”的分析

积淀在一个氏族心灵深处的种种意识，总是长期的生活常态的种种投射。于越先民从海边跑到山头的兴衰起伏的经历，赋予了他们海洋文明和山地思维。如果说海洋文明是积淀在他们心底一头的“海经”的话，那么，积淀在另一头的是山地思维，就是“山经”了。显然，积淀在于越先民心灵深处